

從佛像石窟雕刻藝術的源流

佛教重視口腔衛生的證據 (上)

- 國人對浩瀚無垠的佛學，大多認識膚淺，但是對佛像則都有深刻的欣賞經驗；觀賞佛像，不僅是藝術造形的美感欣賞，而且可以從其造形，追尋文化脈絡，並可從觀想與回憶的功夫，產生心靈的昇華；這個故事透過對石窟佛像雕刻的歷史演進之介紹，幫助您能更進一步踏入中國雕刻藝術的殿堂，做一個關心文化資產的人。
- 從我們對佛陀的相好莊嚴——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的介紹，告訴您佛教是一個最早提倡口腔健康的宗教，同時從「因果論」的推論，再一次地提醒我們：健康的口腔狀況，是因果報應中，種瓜得瓜的必然結果。
- 自疾未療，能療他人疾者，無有是處。身為牙醫師的您，是否擁有健康的口腔？是否有資格當民衆的榜樣？本故事透露出：牙醫師本身的健康口腔狀況，是他的醫療品質的保證。
- 身為公衆的領袖人物，內在固然最重要，相貌却不可疏忽；口腔是相貌的決定因素之一，口腔方面的「破相」常成為表現時的障礙，一位在各方面均極為優秀的領袖人物，實在沒有理由獨在口腔健康上扮演「軟腳蝦」的角色。佛陀的三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，沒有忽略口腔的健康，正是給我們的一大啓示。

講到我國的雕塑藝術，佛像的石窟雕刻可以說是最高盛名的作品，這個分布遠至新疆、雲南、浙江、遼寧等地，起始於北朝（西元四五〇年代左右），綿延至明代方休的巨大藝術工程，至今仍是我們中國人據以為傲，且足堪與埃及之金字塔並列品評的歷史遺物之一，同時它也是主導中國雕塑藝術以人物造形為主題的濫觴，而代表中國之人物雕塑藝術，與西方之



紅山文化遺跡出土的孕婦陶製塑像，左者高 5.8 公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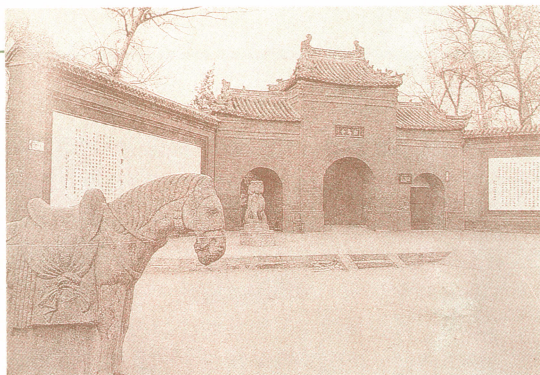
希臘神像藝術相提並論；儘管一九八六年出土的「紅山文化」（熱河赤峯市郊）亦出現以人物造形為主題的陶製人物塑像，以致改寫了「中國雕塑史」，但是仍然無法改變佛像石窟雕刻對中國雕塑藝術之偉大貢獻的事實。

另外，正如金字塔之於埃及，它對我國古朝代之政治、文化的影響，亦曾經是巨大的。雖然其影響程度，我們略可從它悠久的綿延歷史及廣大的地理分布之情況，窺知一二，但是佛教既非中國的「土產」，佛像的雕塑更非中國的「創意國貨」，這個在原創國——印度已幾乎滅絕，而在中國發揚光大的宗教與藝術，卻是如何地發芽、生根而與我國固有文化融合以及是如何改寫我國中古歷史文化的呢？佛像藝術的內涵與象徵，對今天的社會而言，又存在那些值得我們，尤其是牙醫師所應關心的啓示呢？

談兼欣賞與



代表佛陀的佛足跡與法輪石雕



中國第一佛寺——河南洛陽白馬寺



北魏 雲岡第三窟大佛(雲岡第一大佛窟)

佛教，是西元前六世紀印度加毘羅衛城淨飯王之子悉達多太子，在歷經出家、修苦行、菩提樹下開悟等過程後所創，成佛後的悉達多，號「釋迦牟尼佛」，亦即大家所耳熟能詳的「釋迦佛祖」或「釋迦如來」。他講佛法四十五年，八十歲入涅槃，這段期間，據佛經所述，世上只有兩尊佛像，一為雕像，一為鑄像。增一阿含經卷二十八記載著：「佛一夏昇切利天為母說法，拘翼國優填王思念佛，以施檀造如來像，高五尺。」「波斯匿王聞優填王雕像，乃以紫磨黃金造佛像，亦高五尺，時閻浮提（即指我們這個世界）始有二像。」然而今此二像已無可考，因此另有佛之雕塑像非始於此的考據出現；但是佛滅後五百年間，

信徒不設佛像，僅以法輪、蓮花台、佛足跡、菩提樹來象徵佛陀的生涯，是明確而有根據的。另外從上述增一阿含經的記載可以看出，基本上，製作佛像的態度是嚴謹的，無論是材料、顏色、尺寸、姿態，都是有其嚴肅的象徵意義，因此當我們欣賞佛像藝術時，恐怕不能使用一般之雕塑創作的角度，而應嘗試地從圖象學（Ikongraphy）上所象徵的意義去體會其藝術上的造詣，及其昇華的精神層次。

西元前三二七年，馬其頓的亞歷山大進軍印度，遂使當時居於印度河上游的古王朝犍陀羅（Candhara），在藝術上受了希臘的影響，其後的阿育王朝派遣高僧來此度眾，足跡更遍及中亞大夏，西元一

世紀，由於大月氏西徙，征服大夏，更入犍陀羅，而與佛教有了接觸，又此時，也出現了表現釋迦牟尼佛的佛像，因此中國之所以有佛像，此為第一機緣。此時佛像之風格，以印度傳統藝術為主，吸收希臘、羅馬、波斯的特點而成，佛像雄健豐麗，稱「犍陀羅風格」；另外，過去釋迦牟尼佛曾跋涉說法的恆河流域，也開始造佛像，但因未被希臘化，因此仍以純粹的傳統印度樣式發展，稱「秣菟羅（Mathura）風格」。此二風格對我國佛像雕塑之影響極為深遠。

東漢明帝夜夢西方「金人」，乃於永平八年（西元六五年）遣侍臣蔡愔往大月氏求佛經，永平十年，脇印度出家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及佛經、佛像回洛陽，為明帝建築了中國第一寺——白馬寺，譯了中國第一佛經——四十二章經，供上中國第一尊佛像於南宮清涼台，自此終於種下佛教與中國千年不解之緣的種子。

但是佛像的石窟雕刻，則是等到西元五世紀中，北魏在首都平城（今之大同）附近的雲岡石窟雕刻大佛，才開啓了這個延續近千年的宗教藝術的先端；年代較早的敦煌莫高窟千佛洞（西元三五三）、甘肅蘭州炳靈寺石窟（西元四二〇），則以壁畫、泥塑為主，而非石窟雕刻。然而早期的石窟大佛，仍然有著犍陀羅的風格，以曇曜五窟（雲岡十六至二十窟）為例，雖然是為魏太祖以來至文成帝五位帝王所造，但佛像造型仍以模仿來自中亞、大月氏的風格為多，其中第二十窟雄偉的主佛坐像，更是最具代表性而引人注目，體形狀碩而比例合理，臉部稜角分明有力，面龐豐滿嚴肅，肩膀與胸部厚實，偏袒右肩，身上袈裟的褶紋皆以平行的突起長線條來刻畫，衣緣迴折呈厚重的質感，皆為此時期雲岡石窟的特徵，遲至西元四八〇年代，尚有遵循此風的作品。

直至北魏孝文帝時期，由於大力提倡「漢化運動」，除了禁胡服、斷北語、倡胡漢通婚、改胡姓為漢姓外，竟連佛像雕塑也不放過，因此雲岡石窟的第十一窟、第六窟出現了穿漢服的佛像，此種風格不全一致的現象，正是「漢化運動」的一個具體表現。

孝文帝遷都洛陽（西元四九四年）後，便開始營建另一石窟——龍門，此時此地的作品在「中國化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，佛像身體明顯地雕成修長俊秀，渾厚但不笨重，表情溫和，親切而非肅穆，五官線條多呈圓弧形，飽滿有力但簡潔舒暢，且略帶微笑，衣紋的處理更採用中國傳統人物造型中重疊繁複，飄逸流暢成韻律狀的線條，充分表現出天人合一，精神



充滿犍陀羅風格的雲岡 20 窟主佛坐像（北魏）



雲岡最早穿漢服的佛像（雲岡 6 窟）

昇華的境界。此有別於雲岡的創新作風，以賓陽三洞最早，也最具代表性，它是宣武帝為自己及其父皇、母后所營造的，由於此處石質堅硬細密，適於精雕細琢，再加上雲岡經驗，因此有如此大的進步。事實上，龍門石窟在伊水的西岸崖才是此時期開鑿的，東岸則全是唐代石窟。另外稍後於龍門的鞏縣石窟，其大佛像的雕刻手法趨於平實而溫吞，衣飾也簡化，反倒



北魏中國化後的佛像代表作實陽三洞(中洞)



鞏縣石窟的小菩薩更出色動人



比雲岡更早上漢服的
南朝佛像，帶著一
些秣菟羅風格
(南齊阿彌陀佛石像)



體態輕盈的北齊菩薩像

是小菩薩像較為出色動人。

南朝由於缺乏大規模的石窟，資料較為貧乏。佛像大抵集中在四川成都附近，這裡的佛像比雲岡更早上漢服，狹長的眼睛，富肌肉感的臉龐，滿臉笑意，非常和藹親切，身體部分呈浮雕狀，衣衫褶折變化自由，尤其在那薄薄的衣褶下，隱隱約約地可見的微妙豐圓的軀體，更可以推知應是與秣菟羅風格的一種

交融，可惜此種配合的美感，竟維持不久，就因再度回到偏向抽象衣紋的風格而消失。

北魏後的北齊響堂山石窟大抵也是受了秣菟羅風格的影響，佛像體態輕盈，線條流暢；而北周時期的陝西造像，多肥頭大耳，肚子微挺，袈裟厚重而貼身，衣紋長彎相稱但左右不相接，腰與兩腿之間成丁形而無衣紋，此種前所未見的衣紋處理被推測可能亦是



衣紋左右相稱但不相接，是北周時期的佛像特色



融合北齊北周的隋朝菩薩像特別流麗典雅



繁富的珠飾風格承自北周，亦是隋朝佛像的特色之一

受秣菟羅風格的影響。至於其獨特的厚重端莊的真實感覺，可能是當地原有的傳統風格所致。

隋朝時期，由於文帝、煬帝均篤信佛法，甚至仿效印度阿育王之崇法，遂使佛教成為當時文化的重心，當然佛陀造像亦因融合更多的中國文化，也跟著推出新面貌，大體上，它融合了北齊的線條美與北周的形態感，以平靜而優雅的內在氣質，經雕刻之刀感流露於外，因此造形特別流麗典雅。不過因為當時的鑄造技術與塑造技術的超越，使隋朝之佛像文化，以金銅及泥塑為主流，石窟雕刻則未如前朝之盛行，在隋朝早期所營建的石雕佛像，以保有北周繁富珠飾的風格，多變化而修長的軀體、表情溫和含蓄，則是受北齊的影響。在河北、河南一帶的石雕佛像，則五官線條更為柔和，胸、腹的肌肉有了微妙的起伏，衣衫更

簡單，但更活潑，令人望像生喜。

唐代的佛像藝術，亦甚輝煌，尤其是玄奘自印歸國，携來的天竺佛像，更是膾炙一時，對唐代造像，影響頗大。唐代造像以泥塑、壁畫為主，木雕及石雕亦甚豐富，在龍門石窟伊水東岸之香山石窟的佛像均為唐朝新造。盛唐以後，四川之千佛崖亦有妙品。由於唐朝為世界大國，對外來文化的包容亦表現空前，當時傳來的印度佛教文化，又正是富有秣菟羅風格的笈多王朝佛像藝術，因此薄衣所浮出的肉體美感，流線的衣紋，亦慈亦悲的伏目，華麗的光背，均在唐朝佛像上，充分地表現出來。

特別是天龍山石窟的唐朝佛像，是最能明顯地表現肉體感覺的雕像，在中國雕刻史上空前地表現豐滿的肉體官能美。盛唐、中唐時期，人民以女性豐腴的



頗能表現豐滿的肉體官能美的唐朝天龍山佛像



富有秣菟羅風格的唐朝佛像——盧舍那大佛

亦慈亦悲的伏目加上華麗的光背是唐朝佛菩薩像的特色



身材為美，宗教與非宗教的藝術上，出現相同的審美觀點，不過此種官能美畢竟與中國固有的傳統造形感覺，多所不合，因此，此種審美觀在中國只是曇花一現，西元九世紀，就消失了。

晚唐及宋朝，佛教失去國教地位，所有的佛教雕塑藝術，沒有政府的支持，因而走向人民之間，並逐漸地世俗化，但其造像仍不脫出唐朝之主流，此時對慈悲的菩薩，也投以寓意慈母的女性美，整個佛像雕刻藝術，幾乎已看不出來自外國的風格，而成為獨具中國特有之審美觀、思想及訴求的佛像雕刻藝術。

作者／台北醫學院牙醫士，省政府衛生處技正，牙橋雜誌總編輯。